

忆入朝参战赋诗六首

□ 顾志锦

(注: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二次战役,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。该战役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,成为朝鲜战争的拐点,为停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。)

争夺鸡雄山 ——五圣山、上甘岭前战况

鸡雄险要争夺劲,甘岭前沿攻守拼。
地裂土焦腾火浪,垒坚枪吼扫敌军。
矢石锋刃厮杀猛,炮弹磁雷爆炸频。
夜进昼防多易手,旗红兵悍建奇勋。

抗击美军“绞杀战”

连天暴雨山洪响,震耳美机轰炸狂。
铁舞平康通大道,炮击金化断敌腔。
勤割青草骡马壮,笑咽菜团兵士康。
断路毁桥何奈我,冲杀对阵更刚强。
(注:1951年8月后,美军利用洪涝灾害,发动了以切断我运输线为目的“绞杀战”。)

为前沿连队送粮

甘岭挖坑铁壁防,断炊战友响饥肠。
汉滩川水飞流险,五圣山峰径径长。
美炮转移同跃进,敌机扫射各奔藏。
匆匆百里崎岖路,我为官兵送米忙。

悼英勇献身的战友

奔袭半岛义师猛,奋迅千山气势宏。
弹雨横空难阻遏,杀声遍野勇冲锋。
潜伏冰雪心甘死,扼守雄关胆壮红。
赫赫战功彪史册,深深礼拜悼英雄。

(注:顾志锦,我市钟埭街道人,1950年2月参军,9月编入第9兵团26军77师,11月入朝,先后参加第二、第四、第五次战役。1951年6月起,又在五圣山、上甘岭阵地防御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进攻,直到1952年5月回国。回国后长期在部队工作,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,1989年从总参谋部装甲兵部工作岗位上退休,现在北京居住。)

千里行军赴战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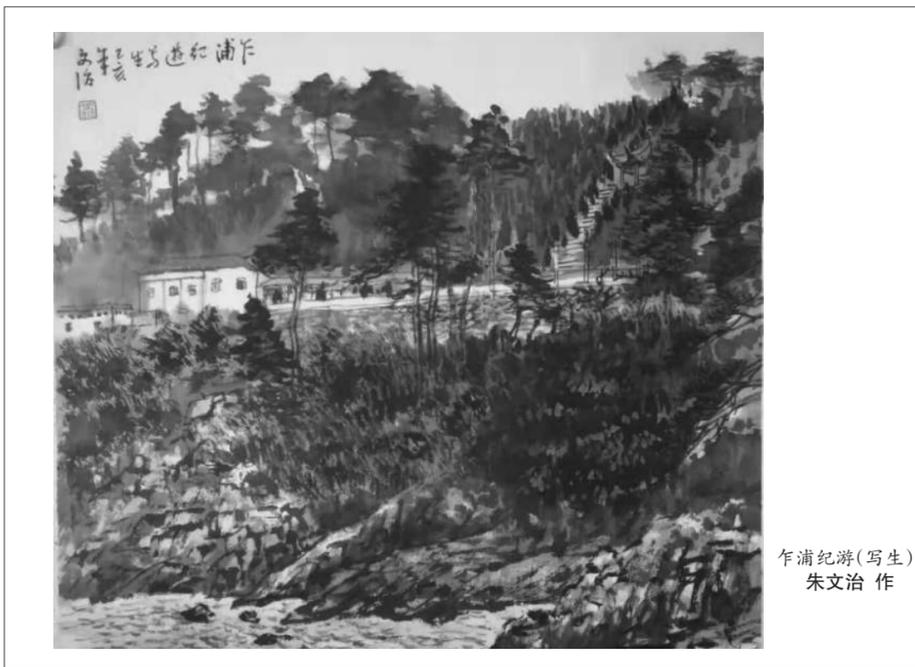
年青志壮上征程,雪送风迎晓夜行。
日负百斤攀峻岭,旬超千里跃寒冰。
妇孺哭泣催人进,烈火焚城热血腾。
病痛饥乏皆不顾,长津湖畔降神兵。

围歼美陆战一师

骄横王师北犯狂,长津布阵宰豺狼。
碣隅炸垒杀声起,柳里偃旗士气亡。
劲旅关门真迅猛,残军夺路最惊慌。
逼敌退奔三八线,对阵厮杀勇者强。

父亲的红薯

□ 竹剑飞



乍浦纪游(写生)
朱文治 作

头不大但红心,十分柔软,进食后有利于肠胃蠕动,帮助消化。尤其那个年代,物资贫乏,都要凭票供应,红薯属于粮食,只有粮管所的米店才有供应,十分珍贵。

由于水文站十分偏僻,和山湾渔村有一段距离,而且有一段路全部是礁石,大潮时会淹没,所以自来水无法接过来。又由于在海边,到处礁石,根本无法打水井,喝水用水都成了大问题。父亲他们想尽办法接雨水,把平屋顶上的雨水全部收集起来,通过竹竿(竹竿一劈二)流到两只很大的水泥做的水箱里。水文站共有两只大的水泥水箱,在东西两头。西头靠近厨房,以喝水烧饭烧菜为主。东头靠近宿舍,以洗衣服为主,还在外面装了一只水龙头,打开水龙头就有水,像自来水似的。喝水、烧饭、烧菜用这些雨水,洗澡、洗衣服也用这些雨水,条件很艰苦,但也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当然,他们每年都会叫人上来清洗水箱,确保卫生。如果连续晴天不下雨就麻烦大了,喝水用水都成大问题,需要雇人从外面很远的地方挑水进来。

红薯容易种植,管理方便,但也要费时费力进行管理,尤其浇水就十分麻烦。连续大晴天就要浇水。父亲拿了一只面盆,打开水龙头积了半面盆水,都是

雨水积起来的水。再端起面盆走一段路,都是有台级的山路,到那几垄红薯地里浇水。面盆里的水不能太满,否则边走边洒会洒在外面地上,甚至洒在自己的身上。这几垄地需要来回好几次才能完成浇水,也才起到作用。水还得省着用,不能浪费,浇水的时候要找准最佳位置,不能洒在外面,似乎一滴水洒在外面都是浪费,都是不得了的大事情。连续晴天,水箱里的水位下降很快,各方面都要水,就更节约用水。

收获的时候,父亲想着我们兄妹三个,肯定会挑选最大的最好的红薯带回家。红薯放进一只蛇皮袋里,扛在肩上走半个多小时的路到乍浦汽车站,挤上拥挤的客车到县城汽车站,再走一段路才到家,十分吃力。有好东西吃,我们兄妹仨都乐了,拍手叫好。可以烧红薯汤,也可以烧饭时一起烧红薯,或单独烧红薯。可以当零食吃,也可以当粮食吃。

红薯一时吃不完,父亲就将小的红薯做成番薯干,晾晒在海边。山湾的渔民也在海边礁石上晒一些鱼干、虾干。因此,我们家的番薯干吃起来总有一股海鲜味,那真是纯天然的海鲜味,我们兄妹仨吃起来的感觉,还有另外一种味道。

童年的土灶

□ 王桂香

在其《恨海》中曾有记述:“东面墙脚下,打了一口土灶,树叶树枝,高粱秆子,铺满一地……”由此可见土灶的燃料是五花八门而又兼容并“燃”的。秋风扫落的枯叶,冬天修剪树木后的枯枝,收获稻麦时剩下的秸秆……土灶来者不拒,用包容的胸怀烹煮出色香味俱全的一日三餐,给平淡无味的农家生活平添许多的惊喜。陈年旧柴及当年新草,堆满房前屋后,以备日常三餐之用。而从厚厚的柴垛可以看出主人家的勤劳,也暗示出主人家生活的殷实。

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,那个时候父母都忙于农活,烧饭做菜的任务自然都是由小孩子承担。别看烧火,这可是一门技术活儿。俗话说若想人吃好,先让灶吃饱。火烧得好,饭菜才做得香。可掌握火候绝非易事,需要耐心与技巧。煎炒蒸煮,食材不同,火候亦不同。柴禾添得太多,火势不旺,做的饭菜就欠了味;添得太多,既浪费柴禾,还容易把饭菜烧焦,这里面全靠掌火人心中的“度”,这功夫不是一两天能练得成的。煮饭之前,先用一把稻草点燃了放入灶膛引火,然后再加入棉花秆或树枝等。待火蹿上来后,要用火钳把柴禾往灶膛两边拨,因为灶膛口处是进风口,留出空隙出来柴火才能燃得充分烧得旺。这些都是老祖宗千百年智慧的结晶。农家简单一顿饭,却也是平凡生活中的视听盛宴:灶膛里柴禾的噼啪啪啪爆裂之声,灶台上锅铲碰撞的叮叮当当之声,锅里的食材咕嘟咕嘟的沸腾声,协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,唱响

着农家生活的香甜。

贫困岁月里的土灶总是能给童年带来各种各样的惊喜:饭烧好后,盛出锅里的米饭,把锅巴留在锅里,再盖上锅盖,往灶膛里加上两个草把,只一会儿,锅里的锅巴就被烤得金黄发亮外焦里脆,嚼在嘴里分外香脆。秋天红薯丰收了,挑出两个肥肥胖胖的红薯扔进灶膛,利用柴禾的余温慢慢烘烤,让贫瘠的童年得以拥有难得的一丝香甜。数九寒冬滴水成冰,把灶膛里带着火星的余烬铲了放入铜火炉中,用来暖手暖脚,如在铜火炉中放入春天的老蚕豆秋天的老玉米,哗哗啦啦声中尽是美食的诱惑。就是没有温度的灰烬,也不会随意丢弃,用簸箕装了堆在墙角,开春就是自留地里瓜果蔬菜们最好的肥料。

随着国家城镇化的发展,如今的农村家家都用上了液化天然气,只需轻轻一拧开关,打火石发出噼噼啪啪的旋律,再“呼”的一声,一圈淡蓝色的灶火就翩翩而舞,像女子的手,温柔地抚摩着灶台上的锅。烹炸时,开关拧到最大,有如祝融之怒,蓝色的火焰瞬间包围锅底,浓油赤酱的香味便弥漫整个厨房;煲汤熬粥时,开关拧小,火苗如尺蠖之屈,轻柔的舔舐着锅底,用火文煮出时间的味道。社会在发展,生活在进步,如今的人们,享受着国家快速发展带来的福利,而乡村土灶,就如那些躲在角落与蛛网为伍的传统农具一样,离现代人的生活渐行渐远,逐渐成为一代人欲说还休的温馨记忆……

乍浦的重阳节

□ 陈正其

重阳节又称登高节,在那一天,人们登高望远,思念亲人。因为已近晚秋,天气清新、凉爽,能见度高,这大概也是人们选择登高远眺的原因吧。1989年,国家确定重阳节为“老人节”“敬老节”。2012年12月28日,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又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,其中正式以法律形式明确地将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定为“老年节”。于是,重阳节在以往的祭祖、踏秋、团圆等意义上,又增添了新的意义。

很想知道当地在过去时,重阳节有些什么活动,我在乍浦曾经走访过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。老人们说,依照上一辈传下来的规矩,每年农历九月初九,乍浦民间有登山、饮菊花茶、吃米粉做的重阳糕等习惯,有的糕饼店还会出售上面插上三角彩旗的梭形重阳糕。抗日战争前,乍浦镇上每年有乍浦重阳灯会,南门吊桥则搭有组装式桥亭,而南门外大街上空均撑起白布天篷,沿街两旁商铺悬挂各式灯笼,到夜里交相辉映,再加上熙熙攘攘的人潮,煞是热闹。最近读到散文作家、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上海文献委员会副主任的徐蔚南在1933年秋到乍浦休养期间写的一篇《重九》,得知当时乍浦的重阳节确是别有一番情趣——

我还在床上,已听见满山告化(乞丐)求乞的呼声了。因为今天是阴历重九,城里人要来山间登高烧香,山里人要往城里去赶热闹,所以平日冷静的山路今日尽是来往的人了,沙滩上也来了许多看海的人了。听说乍浦城里,今日挂灯结彩,异常热闹。此间房东的几个小孩子都大清早赶往城里去了。我想试试我的脚力,这个圆顶山的哮驼岭(因走此岭很费力,要哮喘得像骆驼一般的,故名),究竟能不能走过去,同时也想去看看乍浦城内的市街,便决定上山往城里去了。路上告化(乞丐)之多,简直像要人外出时的岗警,三步一男丐,五步一女丐,他们大抵是一个团体里的人物,因为他们呼唤的都是七言四句,仿佛是口占七绝,而且句子也都相同,我还记得两句:“元宝烧在香炉里,好事做在路旁边。”大抵是押一先歇韵吧。走到岭上的中普陀下院前,看见那乞丐站在募化香金的圆匾旁边,高声地请求路人施舍香金,还讲着施舍香金的种种好处,倒很像大道演说呢。走过哮驼岭,到黄山脚下,离乍浦南门外还有三公里路多,因有洋车,便雇车去了。乍浦城里果然热闹,狭窄的大街上几乎要推着背走了。有几家较大的店铺在门前扎了一圈纸彩,在街中凌空挂着纸扎的灯,都是很简陋的。有一盏是表现十九路军列队抗日,另一盏是一对男女在一张圆桌旁边跳舞,还有一盏是两辆汽车互相追逐。店员将那结在灯上的绳子牵动时,灯上的人物便旋转起来,实在毫无足观,但是乡人和小孩却已万分欢喜,都站在灯下面,仰着头看,不肯走开了。乍浦南门外大街是最热闹的去处,但市街长不满一公里,宽不过三尺,店铺也是小的多。各地的火神生日都是阴历的六月二十三日,而在乍浦却是今天重阳节替这位炎天大帝做寿。除了登高烧香之外,民间风俗,还要吃重阳糕,糕是薄薄的一片,上面插着小纸旗,乡人买去,要先供了菩萨祖宗,然后才可自己吃。今天在哮驼岭上一次来回,倒并不觉得十分乏力,可见精神体力比较前几时已好多了。

解放后,重阳节习俗从简。1989年,固定为“老人节”,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、敬老、爱老、助老的好风气后,气氛又开始浓了起来,机关企事业单位、团体、村、社区组织纷纷利用乍浦九龙山特有的优势,开展登高活动。

九九重阳节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,是我国古代的重要节日,而在现代的很多年轻人心里,这个节与情人节、圣诞节、万圣节等许多舶来的西方节相比,或许已排不上号。而在老年人心中,传统节日才算节日。舶来的洋节,老年人不会过,甚至不理解年轻人为何那般热衷。有社会学者曾经提出,我国一直提倡尊老爱幼,很多单位在儿童节都有不成文的规定,职工们可以带着孩子出去玩,其实重阳节也可以进行效仿,让儿女们带着老人出去转转。以具体的行动纪念重阳节,不仅能够弘扬我国传统文化,也可以加强下一代与老年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,这应该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。父亲节、母亲节的问候,老人们不会不高兴;而重阳节的问候,更会让他们打心眼里觉得甜蜜。

留得枯荷听风声

□ 张彦英

果真是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吗?是的。但是,雨若未

来,坐听风声,也未尝不可,也未尝不美。依然细长高直的茎,褪去翠绿换上枯黄的叶,在浓浓深秋,怎么看都好看,怎么看都耐看。顺势倾斜的,仍是优雅不减;垂头折入水中的,自是憨态可掬;池塘里枯枝断茎七倒八歪,一片片枯败的莲叶向上斜出,或扭曲或翻卷,叶面满布虫蚀的痕迹,细细碎碎,有美不自蔽。就算是没有了如伞如盖的叶、失去了生气蓬勃的颜色,那长长短短、错乱交叉的枯萎细秆,于水面之上,自然天成,构成的亦是一幅精妙绝美的线条画。

凉风习习,凉风阵阵。许是温柔的秋风与枯荷有着不可言说的默契,当风款款而来,荷便悠悠起舞,眼前这幅动态的枯荷图更多添了一种赏心悦目的韵律美。听吧,先是“沙沙沙”,近了则是“刷刷刷”,再近些,“嘎嘎嘎”,此时此景,此景此声,悦目、悦耳、悦心。

那两株咬合在一起的身材修长的荷,在风中无声摇曳,它们说的悄悄话怎肯让旁人听见?竖起耳朵听也听不见,只看着它们笑,去猜,猜不出来也很美妙。那灰褐色、萎缩成一团斜斜的荷,在风中倒是痛快了,嘎嘎嘎地叫,像极了登上高山顶峰的人,情不自禁地将双手放到嘴边作喇叭状,冲着远处喊:“啊——”一声声“啊——”一次次骄傲地释放。路过的风静静地听着,也觉得十分畅快吧?必是一番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的美好情愫。

恰是傍晚时分,周遭人影稀疏,远处是被秋意浸染的层林,更远处是无动于衷的楼房,静谧之中,风吹枯荷声,声声入耳,仿若身处空谷中,心也跟着那荷喊出声来。啊,纵使秋深露重,晚风微凉,我也愿在这一片诗情画意中兀自陶醉,听《高山流水》,听《阳春白雪》,听《平湖秋月》……

热闹随处是,静谧难找寻。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。”就在秋风飒飒里看枯荷袅袅,听泉水淙淙……惬意之余,倒也想看,枯荷常在,待到秋雨翩跹而至,也学李商隐听雨滴枯荷响,那必定是另一番感恩情愫,是另一番诗情画意吧!